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此卷  
達一

唐釋道宣撰

智禪初正傳二十三附見十五

梁鍾山定林寺釋僧副傳一

梁鍾山延賢寺釋慧勝傳二慧初

梁江州廬山釋道珍傳三

法歸慧景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凜傳十三

後梁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四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陳鍾山開善寺釋智遠傳十

後梁荊州覆船山釋法常傳十一

後梁荊州長沙寺釋法京傳十二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凜傳十三

後梁荊州枝江禪慧寺釋慧成傳十四

後梁荊州玉泉山釋法忍傳十五

周京師大追遠寺釋僧實傳十六  
周京師天寶寺釋僧璣傳十七

隋滄州蘭若沙門釋道正傳十八

隋懷州柏尖山寺釋曇詢傳二十

隋江州廬山化城寺釋法充傳二十

隋京師真寂寺釋信行傳二十二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傳二十三

法永玄  
證智曉

釋僧副姓王氏太原祁縣人也弱而不弄鑒

澈絕羣年過小學識成大量鄉黨稱奇不仁

者遠矣而性愛之靜遊無遠近裏糧尋師訪

所不遠有達磨禪師善明觀行循擾巖穴言

問深博遂從而出家義無再問一貫懷抱尋

端極緒爲定學宗焉後乃周歷講座備嘗經

論並知學唯爲已聖人無言齊建武年南遊

楊輦止於鍾山定林下寺副美其林藪得栖

心之勝壤也行逾冰霜言而有信三衣六物

外無盈長應時入里道俗式瞻加以王侯請

道頽然不怍咫尺宮闈未嘗謁覲既行爲物  
覽道俗攸屬梁高素仰清風雅爲嗟賞乃命  
匠人考其室宇於開善寺以待之恐有山林  
之思故也副每逍遙於門負杖而歎曰環堵  
之室蓬戶甕牖匡坐其間尚足爲樂寧貴廣  
夏而賤茅茨乎且安而能遷古人所尚何必

達一

滯此用賞耳目之好耶乃有心岷嶺觀彼峨  
眉會西昌侯蕭淵藻出鎮蜀部於即拂衣附  
之爰至井絡雖途經九折無忘三念又以少  
好經籍執卷緘默動移晨晷遂使庸蜀禪法  
自此大行父之還返金陵復住開善先是胡  
翼之山有神人現以慧印三昧授與野人何

二

釋慧勝交趾人住仙洲山寺栖遁林澤閑放  
物表誦法華日計一遍亟淹年序衣食節約  
隨身遊任從外國禪師達磨提婆學諸觀行  
一入寂定周晨乃起彭城劉續出守南海聞  
風遣請攜與同歸因住幽栖寺韜明秘彩常  
示如愚父處者重之禪學者敬美幽栖寺中

三

規曰可以此經與南平王觀爲病行齋三七  
日也若不曉此法問之於副時以訪之果是  
憩鍾山延賢精舍自少及老心貞正焉以天  
其曾所行法南平遂行齋祀疾便康復豈非  
內因外構更相起子不父卒於開善寺春秋  
六十有一即普通五年也寔於下定林之都  
門外天子哀焉下勅流贈初疾亟之時有勸  
深寂未可量也而志高清遠淡然人外晚遊

梁國住興皇寺閑房攝靜珪璋外映白黑諮  
訪有聲皇邑武帝爲立禪房於淨名寺以處  
之四時資給禪學道俗雲趨請法素懷恢廓  
守志淳重貴勝王公曾不迎候普通五年卒  
春秋六十八葬鍾山之陰弟子智顥樹碑墓  
側御史中丞吳郡陸倕製文

釋道珍未詳何人梁初住廬山中恒作弥陀  
業觀夢有人乘船處大海中云向阿彌陀國  
珍欲隨去船人云未作淨土業謂須經營浴  
室并誦阿彌陀經既覺即如夢所作年歲綿  
遠乃於房中山池降白銀臺時人不知獨記  
其事安經函底及命過時當夕半山已上如  
列數千炬火近村人見謂是諸王觀禮旦就  
山尋乃云珍卒方委冥祥外應也後因搜檢  
經中方知往生本事遂封記焉用示後學時  
此山峯頂寺有法歸禪師者本住襄陽漢陰  
出家味靜爲務感夢有神來請遂往廬山遊  
歷諸處忽然驚覺乃尋夢而往但廬山者生

來不到及至彼處樹石寺塔宛如前夢方知  
爲廬山神之所請也依而結宇晨夕繼業遂  
終山舍時又有慧景禪師者清卓出類不偶  
道俗孤行林阜禪慧在宗及其終後乃返握  
兩指人有捋者雖申還屈如前傳所紀獲二  
果矣當景卒旦山峯松樹並雨甘露今名甘  
露峯是也生常感二鳥依時乞食及其沒後  
絕迹此山斯之三德道扇梁朝樹銘山阿各  
題芳績矣

佛陀禪師此云覓者本天竺人學務靜攝志  
在觀方結友六人相隨業道五僧證果唯佛  
陀無獲遂勤苦勵節如救身衣進退惟谷莫  
連一

知投厝時得道友曰修道藉機時來便剋非  
可斯須徒爲虛死卿於振旦特是別緣度二  
弟子深有大益也因從之遊歷諸國遂至魏  
北臺之恒安焉時值孝文敬隆誠至別設禪  
林鑿石爲龕結徒定念國家資供倍加餘部  
而徵應潛著皆異之非常人也恒安城內康

家資財百萬崇重佛法爲佛陀造別院常居  
室內自靜遵業有小兒見門隙內炎火赫然  
驚告院主合家揔萃都無所見其通微玄觀  
斯例衆也識者驗以爲得道矣後隨帝南遷  
定都伊洛復設靜院勑以處之而性愛幽栖  
林谷是託屢往嵩岳高謝人世有勑就少室

令弟子道房度沙門僧稠教其定業自化行  
東夏唯此兩賢得道記之諒有深疑年漸遲  
暮不預僧倫委諸學徒自相成業躬移寺外  
別處棲房感一善神常隨影護亦令設食而  
祠饗之後報欲終在房門之壁手畫神像于  
今尚存

山爲之造寺今之少林是也帝用居處四海  
息心之儕聞風響會者衆恒數百篤課出要  
成濟極焉時或告衆曰此少林精舍別有靈  
祇衛護一立已後終無事乏由使造者弥山  
而僧廩豐溢公彼至今將二百載雖荒荐頻  
繁而寺業充實遠用比之佛陀無謬傳矣時  
又入洛將度有緣沙門慧光年立十二在天  
街井欄上反踢蹠鏽一連五百衆人誼競異  
業亦應無昧意欲引度權以杖打頭聲響清  
徹旣善聲論知堪法器乃問能出家不光曰  
固其本懷耳遂度之解冠終古具如別傳又

達

五

堅住不移不隨他教與道冥符寂然無爲名  
理入也行入四行万行同攝初報怨行者修  
道苦至當念往劫捨本逐末多起愛憎今雖  
無犯是我宿作甘心受之都無怨訴經云逢  
苦不憂識達故也此心生時與道無違體怨  
進道故也二隨緣行者衆生無我苦樂隨緣  
纔得榮譽等事宿因所構今方得之緣盡還  
無何喜之有得失隨緣心無增減違順風靜  
冥順於法也三名無所求行世人長迷處處  
貪著名之爲求道士悟真理與俗反安心無  
爲形隨運轉三界皆苦誰而得安經曰有求  
皆苦無求乃樂也四名稱法行即性淨之理  
也磨以此法開化魏土識真之士從奉歸悟  
錄其言誥卷流于世自言年一百五十餘歲  
遊化爲務不測于終

釋僧可一名慧可俗姓姬氏虎牢人外號境  
素內通藏典末懷其道京輦默觀時尚獨蘊  
大照解悟絕羣雖成道非新而物貴師受一  
達一

時今望咸共非之但權道無謀顯會非遠自  
結斯要誰能擊之年登四十遇天竺沙門菩  
提達磨遊化嵩洛可懷寶知道一見悅之奉  
以爲師畢命承旨從學六載精究一乘理事  
兼融苦樂無滯而解非方便慧出神心可乃  
就境陶研淨穢挺埴方知力用堅固不爲緣  
陵達磨滅化洛濱可亦埋形河涘而昔懷語  
譽傳檄邦畿使夫道俗來儀請從師範可乃  
奮其奇辯呈其心要故得言滿天下意非建  
立玄籍遐覽未始經心後以天平之初比就  
觀鄰盛開秘苑滯文之徒是非紛舉時有道  
恒禪師先有定學王宗鄰下徒侶千計承可  
說法情事無寄謂是魔語乃遣衆中通明者  
來珍可門既至聞法泰然心服悲感盈懷無  
心返告恒又重喚亦不聞命相從多使皆無  
返者他日遇恒恒曰我用余許功夫開汝眼  
目何因致此諸使答曰眼本自正因師故邪  
耳恒遂深恨謗惱於可貨財俗府非理屠害

初無一恨幾其至死恒衆慶快遂使了本者  
絕學浮華謗讟者操刀自擬始悟一音所演  
欣怖交懷海迹蹠灑淺深斯在可乃從容順  
俗時惠清猷乍託吟謠或因情事澄伏恒抱  
寫剖煩蕪故正道遠而難希封滯近而易結  
斯有由矣遂流離鄴衛亟展寒溫道竟幽而

達一

七

且玄故末緒卒無榮嗣有向居士者幽遁林  
野木食於天保之初道味相師致書通好曰  
影由形起響逐聲來弄影勞形不知形之是  
影揚聲止響不識聲是響根除煩惱而求涅  
槃者渝去形而覓影離衆生而求佛喻默聲  
而尋響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別無名作名因  
其名則是非生矣無理作理因其理則諍論  
起矣幻化非真誰是誰非虛妄無實何空何  
有將知得無所得失無所失未及造談聊伸  
此意想爲答之可命筆述意曰說此真法皆  
如實與真幽理竟不殊本迷摩尼謂瓦礫豁  
然自覺是真珠無明智慧等無異當知萬法

即皆如愍此二見之徒輩伸詞措筆作斯書  
觀身與佛不差別何須更覓彼無餘其發言  
入理未加鉛墨時或續之乃成部類具如別  
卷時復有化公廖公和禪師等各通冠玄奧  
吐言清迥托事寄懷聞諸口實而人世非遠  
碑記罕聞微言不傳清德誰序深可痛矣時

有林法師在鄴盛講勝鬘并制文義每講人  
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在其席及  
周滅法與可同學共護經像初達磨禪師以  
四卷楞伽授可曰我觀漢地唯有此經仁者  
依行自得度世可專附玄理如前所陳遭賊  
斫臂以法御心不覺痛苦火燒研處血斷帛  
裹乞食如故曾不告人後林又被賊斫其臂  
叫號通夕可爲治裹乞食供林林怪可手不  
便怒之可曰餅食在前何不可裹林曰我無  
臂也可不知耶可曰我亦無臂復何可怒因相  
委問方知有功故世云無臂林矣每可說法  
竟曰此經四世之後變成名相一何可悲有

那禪師者俗姓馬氏年二十一居東海講禮易行學四百南至相州遇可說法乃與學士十人出家受道諸門人於相州東設齋辦別哭聲動邑那自出俗手不執筆及俗書唯服一衣一鉢一坐一食以可常行兼奉頭陁故其所往不參邑落有慧滿者榮陽人姓張舊

達一八

住餘州隆化寺遇那說法便受其道專務無著一衣一食但畜二針冬則乞補夏便通捨覆赤而已自述一生無有怯怖身無蚤虱睡而不夢住無再宿到寺則破柴造履常行乞食貞觀十六年於洛州南會善寺側宿柏墓中遇雪深三尺其旦入寺見曇曠法師怪所

達一九

從來滿曰法苑來耶遣尋坐處四邊五尺許雪自積聚不可測也故其間有括訪諸僧逃隱滿便持衣鉢周行聚落無可滯礙隨施隨散索余虛閑有請宿齋者告云天下無人方受余請故滿每說法云諸佛說心今知心相是虛妄法今乃重加心相深違佛意又增論

議殊乖大理故使那滿等師常費四卷楞伽以爲心要隨說隨行不爽遺委後於洛陽無疾坐化年可七十斯徒並可之宗系故不別叙釋僧達俗姓李上谷人十五出家遊學北代聽習爲業及受具後宗輒毗尼進止沉審非先祖習年登二夏爲魏孝文所重邀延廟寺闡弘四分而形器異倫見者驚奉虎頭長耳雙齒過寸機論適變時共高美與徐州龍達各題稱謂尋復振錫洛都因遇勒那三藏奉其新誨不以值那遷化覆述地論聲駭伊穀令望歸信相次稱謁後聽光師十地發明幽旨遂從受菩薩戒焉因從請業有名學衆

又南會徐部隨通地論梁武皇帝撥亂弘道銜聞欣然遂即濟江造宮請見勅駙馬殷均引入重雲殿自晝通夜傳所未聞連席七宵帝歎嘉瑞因從受戒誓爲弟子下勅住同泰寺隆禮供奉旬別入殿開示弘理年移一紀道懷有據請辭還魏乃經七啓方許皆梁時

兗州行臺侯景爲造二寺山名天觀詔曰大  
夫達念身爲苦器難可維持乃試履裁約餌  
芩斷粒自此終報資用通生末爲魏廢帝中  
山王勑僕射高隆之召入鄴都受菩薩戒暨  
齊文宣特加殊禮前後六度歸崇十善達性  
愛林泉居閑濟業帝爲達於林慮山黃華嶺

下立洪谷寺又捨神武舊廟造定寇寺兩以  
居之初達經營山寺將入谷口虎踞其前乃  
祝曰欲造一寺福被幽靈若相許者可爲避  
道言訖尋去及造寺竟安衆綜業達反鄴京  
夜有神現身被黃服拜而跪曰弟子是戴山  
胡也王及三谷正備供養願不須還達曰在

金光明經月餘有虎來將狗去達聞之曰此  
必小道人懈怠不爲檀越讀經具問之果云  
年日來別讀維摩耳乃燒香禮佛告曰昨雖  
誦餘經其福亦屬檀越若有靈鑒放狗還也  
至曉狗還看於項上有銜嘴處斯又接統神  
明殆不可測講華嚴四分十地地持雖無疏  
記而敷揚有據特善論議知名南北禪法一  
門開世殊廣曾遊梁境誌公遇而告曰達禪  
師是大福德人也帝亦深敬常顧侍臣云北  
方鸞法師達禪師肉身菩薩恒向北遙禮其  
爲時君所重無有加焉一時少覺微疾端坐  
繩床口誦波若形氣調靜遂終於洪谷山寺

達一

十

春秋八十有二即齊天保七年六月七日也  
又經靜夜有推戶者稱曰山神之妻曰日無  
暇今故參拜并奉米饊一筐進而重曰僧無  
偏爲禮佛之時請兼弟子名也達答饊可將  
還後當爲禮因令通爲之時一拜兼唱其含  
在自達奉心玄道情無間然有識同親都無  
幽識明皆此類也達遣弟子道爽爲山神讀  
嫌隙承先私憾倚加事之榮勝高流彌所謙

退自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妻生朋翼而達爲國都眇然無顧昭玄曹局曾不經臨斯乃聖達之所輕寔世福之嘉相矣

釋僧稠性孫元出昌黎末居鉅鹿之癱陶焉性度純懿孝信知名而勤學世典備通經史徵爲太學博士講解墳索聲蓋朝廷將處器

觀國羽儀廊廟而道機潛扣歎狀世煩一覽佛經渙然神解時年二十有八投鉅鹿景明寺僧寔法師而出家落髮甫尔便尋經論悲慶交并識神厲勇因發五願所謂財法通辯及以四大常敬三寶普福四恩初從道房禪師受行止觀房即跋陀之神足也既受禪法

北遊定州嘉魚山歛念義之全無攝證便欲出山誦涅槃經忽遇一僧言從泰山來稠以情告彼遂苦勸修禪慎無他志由一切舍靈皆有初地味禪要必繫緣無求不遂乃從之旬日攝心果然得定常依涅槃聖行四念處法乃至眠夢覺見都無慾想歲居五夏又詣

達一

十一

趙州漳洪山道朋禪師受十六特勝法鑽仰積序節食鞭心九旬一食米唯四斗單敷布上不覺晨宵布縷入肉挽而不脫或煮食未熟攝心入定動移晷漏前食並爲禽獸所噉又常修死想遭賊怖之了無畏色方爲說諸業行皆捲其弓矢受戒而返嘗於鵝山靜處感神來燒抱肩染署氣噓項上稠以死要心因證深定九日起後從定覺情想澄然究略世間全無樂者便詣少林寺祖師三藏呈已所證跋陀曰自葱嶺已東禪學之最沒其人矣乃更授深要即住嵩岳寺僧有百人泉水纔足忽見婦人弊衣挾帚却坐階上聽僧誦經衆不測爲神人也便訶遣之婦有慍色以足蹋泉水立枯竭身亦不現衆以告稠稠呼優婆夷三呼乃出便謂神曰衆僧行道宜加擁護婦人以足撥於故泉水即上涌時共深異威感如此後詣懷州西王屋山修習前法聞兩虎交鬪咆響震岩乃以錫杖中解各

散而去一時忽有仙經兩卷在于牀上稠曰  
我本修佛道豈拘域中長生者乎言已須臾  
自失其感致幽顯皆此類也後移止青羅山  
受諸痼疾供養情不憚其臭潰甘之如薺坐  
久疲頓舒脚牀前有神輒扶之還令加坐因  
屢入定每以七日爲期又移懷州馬頭山魏  
孝明帝夙承令德前後三召乃辭云普天之  
下莫非王土乞在山行道不爽大通帝遂許  
焉乃就山送供魏孝武帝永熙元年旣召不  
出亦於尚書谷中爲立禪室集徒供養又北  
轉常山定州刺史婁彭城王高攸等請至  
文墨之大寔山剗開歸戒奉信者殷焉燕趙  
之境道味通被略無血食衆侶奔赴禮貺填  
充時或名利所縕者稠爲說偈止之間者慙  
其器既道張山世望重天心齊文宣天保二  
年下詔曰久聞風德常思言遇今勑定州令  
師赴鄴教化羣生義無獨善希即荷錫暫遊

達

十三

承明思欲弘宣至道濟斯苦壞至此之日脫  
須還山當任東西無所留繫稠居山積稔業  
濟一生聞有勅召絕無承命苦相敦喻方遂  
允請即日拂衣將出山闕兩岫忽然驚震響  
聲悲切駭擾人畜禽獸飛走如是三日稠顧  
曰慕道懷仁觸類斯在豈非愛情易守放蕩  
難持耶乃不約事留林策達澑帝躬舉大駕  
出郊迎之稠年過七十神宇清曠動發人心  
敬指情物乘機無墜帝扶接入內爲論正理  
因說三界本空國土亦尔榮華世相不可常  
保廣說四念處法帝聞之毛豎流汗即受禪  
道學周不文便證深定爾後弥承清誨篤敬  
殷重因從受菩薩戒法斷酒禁肉放捨鷹鷄  
去官畋漁鬱成仁國又斷天下屠殺月六年  
三勑民齋戒官園私菜葷辛悉除帝以他日  
告曰道由人弘誠不虛應願師安心道念弟  
子敢爲外護檀越何如稠曰菩薩弘誓護法  
爲心陛下應天順俗居宗設化棟梁三寶導

引四民康濟既臨義無推寄即停止禁中四十餘日日垂明誨帝奉之無失後以道化須布思序山林便辟還本住帝以陵阜迥互諮詢或難天保三年又勅於鄴城西南八十里龍山之陽爲構精舍名雲門寺請以居之兼爲石窟大寺主兩任綱位練衆將千供事繁

達一

十三

委充諸山谷并勅國內諸州別置禪肆令達解念慧者就爲教授時揚講誦事豐厚帝曰佛法大宗靜心爲本諸法師等徒傳法化猶接囉煩未曰闡揚可並除廢稠諫曰諸法師並紹繼四依弘通三藏使夫羣有識邪正達幽微若非此人將何開導皆禪業之初宗趣理之弘教歸信之漸發蒙斯人帝大喜焉因曰今以國儲分爲三分謂供國自用及以三寶自余微情歸向通古無倫佛化東流此焉盛矣具如別紀即勅送錢綃被禪接軒登山令於寺中置庫貯之以供常費稠以佛法要務志在修心財利動俗事乖道化乃致書返

之帝深器其量也勅依前收納別置異庫須便依給未經王府亦後詔書手勅月別頻至寸尺小緣必親吉及又勅侍御徐之才崔思和等送諸藥餌觀僧疾苦帝常率其羽衛故幸參觀稠處小房宴坐都不迎送弟子諫曰皇帝降駕今據道不迎衆情或阻稠曰昔賓頭盧迎王七步致七年失國吾誠德之不逮未敢自欺形相冀獲福於帝耳時亦美其數慎大法得信於人黃門侍郎李獎與諸大德請出禪要因爲撰止觀法兩卷味定之賓家藏一本據以齊乾明元年四月十三日辰時絕無患惱端坐卒於山寺春秋八十有一五

十夏矣當終之時異香滿寺聞者悚神勑遣襄樂王宣慰曰故大禪師志力精苦威果必然栖心寂默虛來實返妙業玄風事高繼素運往神遷寢深嗟憫資崇有嘉用申懷敬可施物五百段送千僧供於雲門以崇追福至皇建二年五月弟子曇詢等奏請爲起塔下

詔曰故大禪師德業高迥三寶棟梁滅盡化  
終神遊物外可依中國之法闡毗起塔建千  
僧齋贈物千段標樹芳迹示諸後代勑右僕  
射魏收爲製碑文其爲時君所重前後皆此  
類也既而剋日唯勑四部弥山人兼數方香  
柴千計日正中時焚之以火莫不哀動斷絕

達一

古

哭響流川登有白鳥數百徘徊煙上悲鳴相  
切移時乃逝仍於寺之西北建以塼塔每有  
靈景異香應于道俗初稠奉信出家知奇齊  
魏克志禪業冠絕後塵而歷履太行往遠朝  
野鳴謙抱素能扇清風加又威稜羣賊勢惶  
山螭解爐虎之鬪情禁利養之深毒大儒皇

氏躬爲負糧青羅獵客執刀剪髮或德感上  
玄澤流奉敬之苗幽誠所致粟滿信心之室  
樹神遮道隨器欲而法流文豹淨房銜穢悞  
而遙棄或猛虎馴狎即背垂衣頽山將降召  
出在命若斯靈相振古罕儕具如雲門象圖  
所紀又初効造寺面方十里令息心之士問

道經行稠曰十里大廣損妨居民恐非遠濟  
請半減之勑乃以方五里爲定使將作大匠  
紀伯邑締構伊始邕集諸鄉邑問此地名忽  
聞空中大聲答曰山林幽靜此處本号雲門  
重問所由了無一人知者帝聞異之因從空  
響焉今名光嚴寺是也又嘗有客僧負鋕初

至將欲安處間其本夏答云吾見此中三爲  
伽藍言終而隱既而掘地爲井果得鷁吻二  
焉又所住禪窟前有深淵見被毛之人偉而  
胡兒置金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  
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  
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

達一

十五

歲歲爲惡神所噉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  
襄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  
索水澗之奄成雲霧時或讒稠於宣帝以倨  
傲無敬者帝大怒自來加害稠冥知之生來  
不至僧廈忽無何而到云明有大客至多作  
供設至夜五更先備牛舉獨往谷口去寺二

十餘里孤立道側須臾帝至怪問其故稠曰恐身血不淨穢污伽藍在此候耳帝下馬拜伏愧悔無已謂尚書令楊遵彥曰如此真人何可毀謗也乃躬負稠身往寺稠磬折不受帝曰弟子負師遍天下未足謝懲云因謂曰弟子前身曾作何等答曰作羅刹王是以今猶好殺即呪盆水令帝自視見其影如羅刹像焉每年元日常問一歲吉凶後至天保十年云今年不能好文宣不悅帝問師復何如答云貧道亦不久至十月帝崩明年夏首稠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金蓋山白馬泉喪驗之果矣嘗以暇日帝謂曰弟子未見佛之靈異頗得觀不稠曰此非沙門所宜帝強之乃投袈裟于地帝使數十人舉之不能動稠命沙弥取之初無重焉因亦篤信兼常寺宇僧供勞賜優渥齊減周廢以寺賜大夫柳務文文又令其親辛儉守當將家入住有神怒曰何敢陵犯須陀洹寺而儉未幾便卒隋初興復奄同初構六時禪懺著聲寰宇大業

之末賊所停營房宇子遺餘皆焚蕩余以貞觀初年陟茲勝地山林乃舊情事惟新觸處荒涼屢興生滅之歎周睇焚燼頻瞻黍離之悲傳者親閱行圖故直叙之于後耳

釋法聰姓梅南陽新野人八歲出家卓然神秀正性貞潔身形如玉蔬藿是甘無求滋饌及長成立風操逾厲淨施厚利相從歸給並迥造經藏三千餘卷備窮記論有助弘贊者無不繕集年二十五東遊嵩岳西涉武當所在通道惟居宴默因至襄陽金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爲栖心之宅入谷兩所置蘭若舍今巡山者尚識故基焉初梁晉安王來都

達一

十六

襄雍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將從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夜感惡夢後更再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側但覩一谷猛火洞然良久竚望忽變爲水經停傾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余時入水火定也堂內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

進聰乃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  
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弊虎災請求救援聰  
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受三歸  
戒勑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故衣繫諸  
虎頸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  
集諸虎亦至便與食解布遂各無害其日將  
主臨白馬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  
曰此是雄龍又臨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  
云此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事大施而旋有  
凶黨左右數十人夜來劫所施之物遇虎哮  
吼遮遇其道又見大人倚立禪室傍有松樹  
止至其膝執金剛杵將有守護竟夜迴達日

午方返王憚其來晚方以事首遂表奏聞下  
勅爲造禪居寺聰不往往度人安之又勑徐  
擒就所住處造靈泉寺周朝改爲靜林隋又  
改爲景空大唐仍於隋号初聰住禪堂每有  
白鹿白雀馴伏栖止行往所及慈救爲先忽  
遇屠者驅猪百餘頭聰三告曰解脫首楞嚴

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加手並訖然  
不動便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漁人  
牽網所如前三告引網不得方復歸心空網  
而返又荊州苦旱長沙寺遣僧至聰所請兩  
使還大降陂池皆滿高祖遣廬陵王重請下  
都確乎不許後至廬阜驛騎威王因從受戒

勸請還臺聰志存虛靜潛汎西上遁隱荆部  
神山湘東王承聞馳駕山門伸師襄之禮頻  
請下都固辭不許乃遣親故陳旻必令請得  
如不允者未足相見旻以事請聰不免意暫  
赴所期又至青溪江陵令江祿至山爲起重  
閣三間湘東王以太清三年高祖崩捨宮造  
夫宮寺邀延永住不守本志入之故里統御  
禪衆有扇清規禪講相參無虧晷漏所獲檀  
之大具以聞高祖遂每西禮并送供養武陵  
上蜀從受歸戒巴峽守曹鴻上湘東王柏木  
爲寢殿及感放光旬日不歇王於傍造浮圖

達一

僧房講堂并王服玩作露盤立爲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堅義殿則夜放光明照數里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敬聰每入道場必涕泗翹仰普賢授記天花異香音樂冥發不可議也以梁大定五年九月無疾而化端坐如生形柔頂暖手屈二指異香不歇年九十二矣其靈泉周改爲靜林隋改爲景空大唐因而不改即故地猶有所坐禪堂存焉

釋智遠姓王族本太原寓居陝服幼而聰穎

早悟非常居荊州長沙寺禪坊爲法京沙門之弟子也卓然獨立靖記玄心至於戒年清潔逾厲而慧業未深遙想揚釐遂負裘公波達于建業龍光僧綽一代英雄乃肆心仰旨專門受教學逾一紀解通三藏梁建安侯蕭正立務兼內外備弘孔釋造普明寺請遠居之以伸供養之志也有慧堪禪師定品惟深

達一

十八

晚學宗領遂具受秘法諮詢質玄觀定水既澄慧門宜敵及研習大乘洞其根葉又歷名山養志弘道與沙門道會同集龍盤夙昔素心一期開決因住開善畢志山泉城闕不窺世華無涉守靜自怡年老無捨以陳太建三年十二月一日旦終於此寺禪坊時年七十有七遺旨不令哭奄如入定乃空於獨龍之山新安寺沙門慧嵩曰吾與伊人早同法門久稟戒道歎法橋之忽壞痛寶舟之已沉乃率庸才仰傳實德五兵尚書蕭濟鴻才碩學行潔名高爲之銘頌

釋法常高齊時人領徒講肆有聲遠鄰後講涅槃并授禪數齊王崇爲國師以處衆曉雜枯折由生無俱利功捐而至楚後聞追之變形革服一舉千里又達衡岳多處林野布衣乞食又之荆峽有僧法隱者父住覆船山東嶺誦法華維摩思益以爲常業而未閑心觀後至松滋見常異操乃歸而問津遂默而不

對乃經一夏涕泗滂沱方示心要如說行者  
方知其趣隱駐心自父繫念日新深悟寂定  
不思議也與故人胡君義別不值題壁剗某  
月日當遠行至期果卒後當將終語諸僧曰  
吾今日作一覺長眠便入室右脇而卧明日  
怪眠不覺看之已終方悟長眠語矣

達一

十九

釋法京姓孫太原人寓居江陵母將懷孕夢  
入蓮池捧一童子端正可喜因而有娠將誕  
又夢乘白師子遊戲虛空京七歲出家十三  
與同學智淵咸昇高座說法無滯寺內長少  
俱夢聖僧告云京是寺元檀越願力生此方  
爲棟梁所以凡所投適風從水漸財利山積  
福門大弘殿宇小大千五百間並京修造僧  
衆湊集千有餘人長沙大寺聖像所居天下  
稱最東華第一由是道力所致幽明被之後  
梁二主聞便敬重奉爲僧正綱紀遺法晚抱  
危疾請僧像前七日行道沙門法泰夢像至  
於京房淨人遠志親觀像從京房返於大殿

今日即愈是知育玉瑞像感降在人專注祈  
求無往不應不久卒寺春秋七十六矣

釋法凜姓嚴枝江人十五出家玉泉山寺衆  
侶清淨懷依味道積有年載禪念爲本依闍  
誦經法華維摩及大論鈔普皆無昧不著繒  
纊大布爲衣不食僧糧分衛一食不卧常坐

勤勵莫儕荷錫遠遊言追勝友廬峯台嶺衡  
羅恒岱無遠不届氣調清邈故山僧見者莫  
不挹高節而仰其奇趣也棟林猛獸之宅幽  
深魑魅之巖栖息無爲如在邑里昔從岱岳  
路出徐州遇一縣令問以公驗凜常嘗法華  
函乃答云此函中有行文檢覈不見令怒  
曰本無行文何言有耶答曰此經是諸佛所  
行之跡貧道履而行之還源返本即我之行  
文也令瞋不歇閉之七日不食誦經聲不輟  
令感惡夢便頂禮悔過後棲默山以禪靜爲  
正業遂坐卒巖中年六十二異香紛紛旬日  
乃歇時陽山僧景者不詳何人晦迹塵外以

道自處陽山中泉石松竹秀竦清曠領接桃源古稱名地卜居寂照感通鬼物有懷惡念不得進前或值虎蛇驚怖失道若有問法安步無他曾有人來歎起惡念忽見大蛇繩牀而出將欲吐毒懺謝得免時枝江慧瓘禪師南岳思公之神足也聞而造之杜口不答瓘

達一二十

便兩淚啞請通夕翹立固請確然乃經多日方爲披說瓘出曰余遊名山上德多矣善友高尚者十有八人分得其門頗經趣入而牆仞高遠奇唱難階者斯人在斯至於年紀人所不測瓘云曾問荅云吾年三百歲矣不知所終

達一廿一

試往看之旣見欣仰欲學定業思曰卿一生學問與吾炙手猶不得煖虛衷功夫惜哉成素憑文疏依他生解忽令自檢浩若霧遊慨恨之甚不可得也乃惟曰承大師善知來意今試驗之見舉如意及手巾綬屢欲得之思命令送與成遂揔燒却章抄捐擲筆硯專志

正繫以必遠爲期當時造禪門者數十人皆先達者或以後至恐不相及乃以夜達晝開眼坐禪經十有五年思令人方等觀音法華般舟道場歷試銷障三年依行魔業禪鬼頗因散絕乃示以正法專思玄寂久久遂解衆生語言三昧精思通奕靜亂齊焉彼閉目者

釋慧成姓段澧陽人出家住十住寺誦法華維摩勝天王等大乘經二十餘卷進具後爲荆南佛法希跡承都大弘法席有心遠慕達因商船往建造業正值成實靈講學者肩輳一聽十年文理略盡將旋本邑至匡山與韻師相見承南岳思禪師匡化山中引衆波動天立寺之所湘東王承風迎請爲建禪衆仍

構大殿闕梁不成六月江漲於一夜中成曰  
有木中梁往江接取尋詰往看果如所示有  
清信士段弘者爲精舍主忽然氣絕家人召  
成至宅弘乃蘇曰初執至王所見禪師上殿  
曰與此人立功德未了願赦之王起禮足如  
言被放陳主聞而往召卓然不往又令江摠

等往迎若不允心不勞返也王人兩淚強引  
入船成乃奮身入水立於江上又請若不蒙  
下摠等粉身無地從之至都受戒而返乃賜  
所住名禪慧寺不久市朝遷革有常律師者  
欲往南岳遇成同宿夜中投繩於地而密知  
之及明告別成曰昨夜一檀越被凍困苦常  
慚之永誠將終語門人曰急砌殿基吾當講  
涅槃也聞皆急手恰竟而智者玉泉寺至冥  
相符合會共談玄理良久氣絕以年月坐亡於  
禪衆道場年七十三矣湘東王宮內立碑今  
見在城中

釋法忍江陵人初投天皇寺出家受具已後

受持法華維摩日堂再遍衆聚多誼朽折由  
出西往覆舟巖下頭陀自靜觀理三十餘年  
木食麻衣破納而已自得幽林無求外護升  
粒若盡繼以水果終不馳求或一食七日跏  
坐求志曾於一夏費米三斗必限自恣猶盈  
五升雖獨宿非入戒科而倫約一偶別行所

止龕室纔容膝頭伏夏嚴冬形不出戶故寒  
不加絮熱不減衣安然守道無爲而已忽有一  
象無事至龕經于數日忍便現疾於寺北  
窟右脇而終春秋六十有七衣鉢塵朽衆無  
預焉評其估價不至於十云

釋僧實俗姓程氏咸陽靈武人也幼懷雅亮

達一

九三

清卓不倫嘗與諸僮共遊狡戲或摘葉獻香  
或聚砂成塔鄉間敬焉知將能信奉之漸也  
親眷愛結不許出家喻以極言久而方遂年  
二十六乃得剃落有道原法師擅名魏代實  
乃歸焉隨見孝文便蒙降禮大和末從原至  
洛因遇勒那三藏授以禪法每處皇宮誥問

禪秘那奇之曰自道流東夏味靜乃斯人乎於是尋師問道備經循涉雖三學通覽偏以九次彌心故得定水清澄禪林榮蔚性少人事退迹爲功所以高蓋駟馬未曾流目清流林竹顧便士逐加又口繞黑子欹若斗形目有重瞳光明外射腋懷鳳卵七處俱平奇相超倫有聲京洛兼又道契生知化通關壞聽業未廣而無門不明而能勤整四儀靜修三法可憲章於風俗足師表於天人周太祖文皇以魏大統中下詔曰師目麗重瞳偏同虞舜皆隆區儻分似周公德宇純懿軌量難模可昭玄三藏言爲世寶篤志任持故有法相之宜興俗務之宜廢發談奏議事無不行至保定年太祖又曰師才深德大宜庇道俗以隆禮典乃躬致祈請爲國三藏實當仁不讓默而受之是使棟梁斯在儀形攸寄周氏有國重仰玄風禮異前朝受於歸戒逮太祖平梁荆後益州大德五十餘人各懷經部送像

達一

六三

至京以真諦妙宗條以問實既而慧心潛運南北疎通即爲披波洞出情外並神而服之於是陶化京華久而逾盛忽一旦告僧曰急備香火修理法事誦觀世音以救江南某寺堂崩厄也當余之時楊都講堂正論法集數百道俗充滿其中聞西北異香及空中伎樂合掌驚出同共聞聽堂歎摧壞大衆無損奏聞梁主乃移以問周果如實祐大送珍寶錫遺相續而實但取三衣什物而已餘隨散之由余名振二國事參至聖以保定三年七月十八日卒於大追遠寺春秋八十有八朝野驚嗟人天變色帝哀慟泣之有勑圖寫形像仍置大福田寺即以其日窆於東郊門外滕公酈食其塚南碑石尚存弟子曇相等傳燈不窮彌隆華實以業有從爰於墓所立寺還名福田用崇冥福并建碑于寺野二所大中興寺釋道安及義城公庾信製文今在苑內釋僧瑋姓潘汝南平舉人也器量沉深風神

詳雅十三出家仍服以弊衣資以菜食致使口腹之累漸以石帆水松寒暑之資稍以荷衣蕙帶故得結操貞於玉石清風拂於烟霞初誦金光明經進受具後下揚都於帝釋寺聽曇瓊律師講十誦淹于五載齊鏡持犯仍

入攝山栖霞寺從鳳禪師所學觀息想味此

情空究檢因緣乘持念慧頻蒙印指傳芳暢業遠承申息之國山名霧露巖洞幽深川香水美遂命櫟西浮銷聲林藪終焉之志結此山焉聲聞先徹被于周壤天子遵賢待德下車問道召至京師親奉清誨乃勅公卿近臣妃后外戚咸受十善因奉三歸天和五年以葬母東歸勑使爲安州三藏綏理四衆備盡六和在任之日經始壽山梵雲二寺南望楚水東指隋城度軌程功輪奐成美僧璋德播江淮帝王隆重爰有別勑於王城之內起天寶寺用以居之既被徵召身範僧倫納衣壞味任報資給靜緣潔操齊志林朝以建德二

達一

廿四

年九月十日遘疾少時終於所住春秋六十有一門人慟感士女驚奔即以三年二月歸葬於安陸之山僧璋容止恭莊威儀整飾遊之者肅然清規見之者自生敬仰新野庾信載奉芳塵勒碑現集

釋曇相姓梁氏雍州藍田人與僧寶同房素非師保而敦敬之重禮逾和上相聰敏易悟目覽七行禪誦爲心周給成務而慈悲誘接偏所留心因有行往見人弋繳網羅禽獸窮困者必以身代贖得脫方捨其仁濟之誠出生天性實每美云曇相福德人我不及也斯見禮如此實嘗夜詣相房恒預設座擬之相對無言目陳道合私有聽者了無音問常以爲軌乃經積載有時大癟橫流或旱澇凶儉人來問者相皆略提綱目教其治斷至時必有神効人並異之或問李順興強練何人耶相曰順興胎龍多慾強練遊行俗仙助佛揚化耳其幽記之明諒不可測也住大福田寺

京華七衆師仰如神以周季末曆正法頽毀  
潛隱山中開皇之初率先出俗二年四月八  
日卒於渭陰故都圖像傳焉今在京師禪林  
寺終時遺言生蜀名慧寬故靈相如後所述  
又其承緒禪學遺屬慧端具見別傳

釋道正滄州渤海人稟質高亮言志清遠居  
連一

五

無常處學非師授樂習禪行宗蘭若法無問  
寒夏栖息深林乞食於村餘唯常坐繫想繩  
林下帳獨靜道俗參訊略示綱猷令其住心  
緣向所授故使四遠造者各務靜緣衆聚雖  
多而外無蹠撓正住性行藏都無名貫經論  
講會莫不登踐皆聽其深隱略其繁長周流

兩河言議超邈偏以成實知名幽冀時有隸

公貴者引正住寺爲上簿書而志駭風雲曾  
無顧眄還返林薄嗣業相尋綜述憲法流之  
於世名爲六行凡聖修法也包舉一化融接  
萬術初曰凡夫罪行二曰凡夫福行三小乘  
人行四小菩薩行五大菩薩行六佛果證行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  
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  
遠訪嚴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唯  
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

僧曰帝京無人豈使海隅傳法正聞對曰本  
意伸明邪正不欲簡定中邊夫道在通方固  
須略於祖述衆無以抗也而其著詞言行衆  
又不願遵之於是僧徒無爲而散正知澆季  
之難化也遂以行法並留京華方禪師廻即  
返東川不悉終所今驪山諸衆多承厥緒繫  
業傳云

釋曇詢楊氏弘農華陰人後遷宅于河東郡  
焉弱年樂道久滯樊籠年二十二方捨俗事  
遠訪嚴隱遊至白鹿山北霖落泉寺逢曇唯  
禪師而蒙剃髮又經一載進受具戒謹攝自

都合六部極略一卷廣二十卷前半序分後  
半行體言非文質字爽詞費開皇七年賚來  
渴帝意以東夏釋種多沉名教歸宗罕附流  
滯忘返普欲捨筌檢理抱一知宗守道行禪  
通濟神爽具狀奏聞左僕射高熲素承道訓  
乃於禪林寺大集名德述正所奏時座中有

律又誦法華初夏既登還師定業承僧稠據于蒼谷遂往問律稠亦定山郢匠前傳所叙謂以聲光所被遙相揖敬住既異林精融理極思展言造每因致隔但爲路罕人蹤岡饒野獸栖幽旣人性不狎塵來往質疑未由樵逕直望蒼谷以爲行表荆棘砂礫披跨不難

達一

廿六

岩豁幽阻攀緣登陟志存正觀也故不以邪道自通又以旁垂利道由曲前而通滯吾今標指雖艱必直進以程業用斯微意隨境附心不亦善乎每云與其失道而幸通寧合道不幸而窮耳故履踐重阻不難塗窮後經三夏移住鹿土谷修禪屬枯泉重出鹿麋繞院故得美水馴獸日濟道隣從學之徒相慶茲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道賴山神示路方會本途此乃化感幽冥神明翊衛時有盜者來竊蔬菜將欲出園乃爲羣蜂所螫詢聞來救慈心將治得全餘命嘗有趙人遠至殷勤致禮陳云因病死鰥故蒙

恩澤往見閻王詰問罪當就獄賴有墨詢禪師來爲請命王因放免生來未委訪尋方究又山行值二虎相鬪累時不歇詢乃執錫分之以身爲翳語云同居林數計無大乖幸各分路虎低頭受命便飲氣而散屢逢熊虎交譁事略同此而或廓居棟梗唯詢一蹤入鳥

不亂獸見如偶斯又陰德感物顯用成仁何以嘉焉每入禪定七日爲期白虎入房仍爲窟宅獨處靜院不出十年自有禪蹤斯人罕擬自余化流河朔盛闡禪門杖策裹糧鱗歸霧結隋文重其德音致誠虔敬勑儀同三司元壽親送璽書兼以香供以開皇十九年風

達一

廿七

疹忽增卒於柏尖山寺春秋八十五夏瑞時因請法暫往雲門值徑陰霧昏便成失矣初遘疾弥留忽有神光照燭香風拂扇又感異鳥白頸赤身遶院空飛聲戾哀切氣至大漸鳥住堂基自後狎附不畏人物或在房門至于卧席悲叫逾甚血沸眼中旣尔往化鳥便飛出外空旋轉奄然翔逝又感猛虎遶

院悲吼兩宵雲畧三日天地結慘又加山崩  
石墜林摧澗塞驚發人畜栖遑失據其哀感  
靈祥未可殫記後以武德五年十二月弟子  
靜休道願慧方等乃闡毗餘質建塔立碑沙  
門明則爲文見于別集

釋法充姓畢氏九江人常誦法華并讀大品  
其過難紀兼繕造寺宇情在住持末住廬山  
半頂化城寺修定自非僧事未嘗妄履每勸  
僧衆無以女人入寺上損佛化下墮俗謠然  
世以基業事重有不從者充歎曰生不值佛  
已是罪緣正教不行義須早死何慮方土不  
奉戒乎遂於此山香爐峯自投而下誓粉身  
骨用生淨土便於中虛頭忽倒上冉冉而下  
處于深谷不損一毛寺衆初不知也後有人  
上峯頂路望下千有餘仞聞人語聲就而尋  
之乃是充也身命猶存口誦如故迎還至寺  
僧感其死諫爲斷女人經于六年方乃卒世  
時屬隆暑而屍不臭爛香如爛瓜即隋開皇

之末年矣

釋信行姓王氏魏郡人其母父而無子就佛  
祈誠夢神擎兒告云我今持以相與寤已覺  
異常日因即有娠及行之生也性殊恒唯至  
年四歲路見牛車沒泥牽引因悲泣不止要  
轉乃離或值犧母分離或有侵欺之事生知  
平分不喜愛憎八歲既臨標據清敏儼慧奇  
拔嘗有書生問曰尔今何姓外家何姓荅曰  
此王彼孫生因謂曰何因不氏飯乃姓孫行  
應聲曰飯能除飢不除渴孫能飢渴兩相除  
故氏孫而非飯也其隨機譎對皆此之類及  
履道弘讓識悟倫通博涉經論情理遐舉以  
達一

時勘教以病驗人蘊獨見之明顯高蹈之跡  
光舊解義翻對不同未全聲聞兼揚菩薩而  
履涉言教附行為功且如據佛之宗敬無過  
習由見起慢怠即懷厭離便爲邊地下賤之  
因今雖聞真告心無奉敬自知藥輕病重理  
加勤苦竭力治之所以隨遠近處凡有景塔

皆周行禮拜遠旋翹仰因爲來出敬佛之習用斯一行通例餘業其克覈詳據率如此也後於相州法藏寺捨具足戒親執勞役供諸悲敬禮通道俗單衣節食挺出時倫冬夏所擬偏過恒習故四遠英達者皆造門而詰問之行隨事直陳曾無曲指諸聞信者莫不頂

受其言通捨章疏從其化及稟爲父師之禮也未拘之以法歲開皇之初被召入京僕射高熲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乃撰對根起行三階集錄及山東所制衆事諸法合四十餘卷援引文據類敘顯然前後望風翕成其聚又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光明慈門慧日弘善寺是也自余餘寺贊承其度焉莫不

通焉樹塔立碑在千山足有居士逸民河東裴玄證製文證本出家住於化度信行至止固又師之凡所著述皆委證筆末從俗服尚絕驕豪自結徒侶更立科綱返道之賓同所繫贊生自製碑具陳已德死方鵠勒樹于塔所即至相寺北巖之前三碑峙列是也初信行教興異迹時或致譏通論所詳未須甄別但奉行剋峭偏薄不倫至於佛宗亦萬衢之一術耳所著集記並引正文然其表題立名無定准的雖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標榜語事潛淪來哲儻詳幸知有據開皇末歲勅斷不行想同箴勗之也別有本傳流世見費節

### 三寶錄

釋慧慈姓李臨原人聽大乘經論專習定行病甚勉力佛堂日別觀像氣漸衰弱請像入宇文廢法南投於梁與仙城山慧命同師尋房卧視至卒春秋五十有四即十四年正月四日也其月七日於化度寺送屍終南山鷄鳴之阜道俗號泣聲動京邑捨身收骨兩耳

息抑稟等四人每夜潛往舉家同見禪室大明意坐卓然方生信向鄉邑道俗率受歸戒開皇初卒將逝謂弟子慧興曰今日有多客來可多辦齋食及中意果端坐而化時襄陽開皇有法永禪師者南鄉人梁明帝常供養預知運絕苦辭還裏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因而坐終送金蓋山上露坐有同寺全律師臨永屍曰願留神相待至七日滿至期全云送屍永側永屍颺然摧變時岑闍梨者姓楊臨原人於寺西塗蓋山南泉立誦經堂誦金光明感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之餘餉

###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習禪初 達一

房內鼠百餘頭皆馴擾爭來就人鼠有病者岑以手摩捋之而不拘事檢或揭幙酒食或羣小同戲呵叱僧侶或誦經書歌詠逆述來事晝則散亂夜則禮誦禪思與同衆沙門智曉交顧招集禪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喚拔禪師付囑訖上佛殿札辭遍寺

衆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將散謂岑曰往塊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前去我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亡至四更識神往遍學寺寺相去十里至汰法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遊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間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何坐終其二體骨全成無縫又有吳純等禪師多有靈異相從坐化略不叙之

鄰下上音業反襄陽羊反向居士上音詩尚反廖鄭弔反稠直反雍用紓  
林敷音助參祁縣上渠移反鑒澈下直反循擾也盈長下音文剩也頽然上音還徒  
怍音昨正作酢酬也尺八寸也微音由環堵謂室之窄陋有甕牖上於貰反下音西窻牖謂龕尤窻牖貧居





夷反之墟婦小山也 鏽勒上子全反 峙刻也 峙里直  
及立也 輒別上居延反下井列 峙七笑 標榜必上  
苗反勝 簡別下歲 峙勗上音誠也 峙勗下許五反 風然上蘇雜反 飼昌  
汰法太上音 體骨上音接縫房用 揭增上居列反 峙堪下音堪 呵叱吉下昌反

三十三末

## 達一

隋南岳衡州衡岳寺釋大善傳四  
隋京師清禪寺釋曇崇傳五  
隋慧日內道場釋慧越傳六  
隋蔣州履道寺釋慧實傳十  
隋文成郡馬頭山釋僧善傳八僧襲  
隋相州鄴下釋玄景傳九玄覺

## 續高僧傳卷第十六

### 續高僧傳卷第十七

唐釋道宣撰

卷十七

習禪篇之二 本傳十四人 附見九人  
周河陽仙城山善光寺釋慧命傳慧明  
隋南岳衡山釋慧思傳二  
隋國師智者天台山國清寺釋智顥傳三  
天挺英姿秀拔羣表雖居綺年人多傾異覺  
夢之際光觸其身明悟條序深有殊致時湘  
部名僧相謂曰珍閣梨位地難測然入如來  
室者即慧命矣故自結髮日新開裕八歲能  
詩書體白疑遠識者知非常器然而銳精聽習